

呈 書叢小科百

繳

西摩雄英族民的來伯希

著安定袁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小科百

西摩雄英族民的來伯希

著安定袁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 讚嘆的話語

摩西在希伯來民族中，猶我國孔子與希臘蘇革拉底然，而其功業則又過之；蓋摩西不但創造希伯來文化，且爲希伯來民族英雄，伊與希伯來民族自由史之關係，無異英國民主史與克林威爾，美國革命史與華盛頓，是故摩西實以一身兼具聖賢豪傑之資質與事工。方希伯來民族僑居埃及之際，備受埃及人種種虐待，民族幾有絕滅之虞；時值埃及鼎盛，希伯來人苦無援助，惟痛極呼天，莫若之何。幸有摩西挺出，從事民族解放運動，賴以脫離奴隸牛馬生活；既出埃及，無有飯所，遊行曠野，艱苦盡嘗，獨力以蘇民困，解民怨，開民智，育民才，使希伯來民族日進文明，終達迦南。摩西誠偉矣哉！希伯來民族對其景仰之心，數千年不稍殺，亦固其宜。嗚呼！昔希伯來民族有摩西，吾人今日有誰？有爲者，亦若是。『我同胞其共勉！』

# 目次

- 一 希伯來民族移殖埃及.....一
- 二 摩西所受的民族教育.....七
- 三 摩西的民族解放運動.....一一
- 四 摩西領導本族出埃及.....一六
- 五 摩西創造希伯來文化.....二三
- 六 希伯來民族進佔迦南.....三六

# 希伯來的民族英雄 摩西



## 一 希伯來民族移植埃及

猶太人是現今世界著名的流浪民族，他們除在迦南（Canaan）即今巴勒斯坦（Palestine）建國傳世，有過八百八十年的盤踞外，從他們的始祖以來將四千年，無不過着那飄泊無有定所的寄居生活；其始祖亞伯拉罕（Abraham）原為巴比倫人，係巴比倫南部迦勒底（Chaldea）的吾珥（Ur）（古又名吾圖（Uru）今名吾圖馬（Urumma））一酋長，因為宗教關係，他的神觀念與當地多神信仰衝突，決然毅然的出離故鄉，希求發現一理想境界，以遂其信仰自由的私願，於是攜帶其家屬與衆奴僕以及千百牛羊向外遷徙，逐水草而居，帳幕度其遊牧生涯，到了迦南土人以其係外籍來的客民，呼其為希伯來人，「希伯來」（Hebrew）這一個名詞，已充分的

表白其流浪生活的情狀，原文即從彼岸過來之意。（註一）

亞伯拉罕由其元配生以撒 (Isaac)，以撒生雅各 (Jacob 1795—1647 B.C.)，祖孫父子都是飄流浪蕩；雅各生子十二，卽流便 (Rub)、西緬 (Simeon)、利未 (Levi)、猶大 (Judah)、以薩迦 (Issachar)、西布倫 (Zebulun)、但 (Dan)、拿弗他利 (Naphthali)、迦得 (Gad)、亞設 (Asher)、約瑟 (Joseph) 與便雅憫 (Benjamin) 爲十二支派的族祖，雅各又改名以色列 (Israel)，此以色列人之所以稱。當雅各暮年，他統領着家屬從迦南移殖埃及；那強大的埃及容其移殖，與其年老力衰還要向外奔走的緣故，并無政治野心，是以家庭的情變爲序幕，而演出的一段人生奇遇的故實。

一、移殖的前因 以色列的十二子，係從二妻二妾所出，最幼的二子約瑟與便雅憫是以色列愛妻拉結兒 (Rachel) 以色列特別鍾愛，尤其約瑟聰明活潑，純潔忠誠，很得乃父歡心，待遇優於其衆兄長，已引起其衆兄長的私怨；加以約瑟本其天真，常將諸兄長過惡直告其父，無隱，愈招他們嫉恨，由此種下禍根。有次，約瑟諸兄長往外遊牧，日久未歸，以色列故差遣約瑟去探問其兄長們；他兄長們見之「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合同謀害，將他賣與從基列 (Kiriathaim) 運貨往埃及

的米甸 (Midian) 行商以實瑪力人 (Ishmaelites) 〔以實瑪力人爲亞伯拉罕妾埃及女子夏甲 (Hagar) 兒以實瑪力 (Ishmael) 的後代，原居亞拉伯北部；今亞拉伯人，皆效穆罕默德自稱爲以實瑪力的苗裔。〕用羊血染污約瑟所穿的彩衣，持歸哄報其父以約瑟被野獸噬死。約瑟既被賣到以實瑪力人手中，被帶至埃及轉賣與法老 (Pharaoh) (註二) 護衛長波提乏 (Potiphar) 家爲奴，因其幹才很得主人信任，由聽使喚的地位而漸次被擢拔爲管家；不意主母是一淫婦，見約瑟青春美貌，時向調情，約瑟以幼受家庭教育，律已甚嚴，守身如玉，主母無如之何，欲強逼其奸合又不得，於是惱羞成怒，架詞誣陷，唆使其夫將約瑟囚入王牢，約瑟處之泰然，不以得失易其操；在王牢中又得獄官歡愛與信任，常以管理囚犯事相託。當時，值法老的酒政與膳長因事觸犯法老，也被下到監內，得與約瑟認識，蓋悉其所以被囚的緣由；不久，酒政復職，約瑟因酒政的介紹，獲特赦，并蒙召至法老前；法老早自酒政口中得聞約瑟的才能與德性，當面又見其言論不同凡響，而他本以異族入主埃及，沒有種族界限，惟才是用，有德者爵，乃封約瑟爲相，賜名撒發那忒巴內亞 (Zaphenath-Paneah) 以號彰其才德。原來埃及自公元前二千七百年被居於路屯 (Ruthen) 上下兩部

的遊牧民族（在帕勒司聽、敘利亞、亞拉伯西部北部）所侵據，其領首卽所謂白得文貴冑者（Be-dovin-Princee），平常我們稱其爲牧羊王，是爲胡克索斯（Hyksos）朝，從亞伯拉罕到約瑟時代，迦南埃及保護，正當胡克索斯人在埃及掌權，約瑟蒙法老破格優待，或與其身世也有關如今遺存的胡克索斯奇像（Hyksos Sphinxes），有人首獅身者，有獅身羊首者，長者有五十六丈，極偉大的美觀。

約瑟既被擢拔爲埃及宰輔，大展其平生抱負，常出巡埃及及全境，考察風土人情，以爲施政張本；遇埃及接連着幾個豐收大有之年，約瑟將糧食多積儲於各城倉，繼而天旱成災，埃及及其屬地逼遭饑荒，第一年尙得勉強度過，第二年三年災象復現，人民生活於是極感困難，幸而約瑟實行統制經濟，并將其先所積儲的無數糧食開倉平糶，埃及人得以不至都成餓殍，而其財產則皆因是集中於政府，胡克索斯人賴之有統轄埃及土地的實權。那時迦南也是秋收歉薄，以色列全家困在饑荒中，他們雖有金銀，可是有錢無食，聽聞埃及有糧，不能不遠走埃及來糶，約瑟的十個哥哥故被父親差派而至，約瑟已爲埃及及相，非他們所夢想，又因約瑟曾經改名，他們也無由聞信，僅知此相爲撒發



那忒巴內亞，誰知他就是約瑟，雖然他們不曉得，約瑟固早知迦南的災況，關懷他父家的消息，留意訪察迦南來的居民，一日聞報有大批來糴糧的迦南人，出視，果有其諸兄長在內；約瑟爲欲試驗他們有無悔悟，命人傳至，指他們爲窺探內情的間諜，下之於監，三天後提出復審，叫他們只要留一人爲質，餘皆可帶糧飯，待他們下次攜其幼弟便雅憫來始准開釋。既而便雅憫來，約瑟又藉故將其入獄，他們皆俯伏求情，表示其天良不滅；尤其猶大陳詞委婉悲切，使得約瑟情不自禁，出而與諸兄長相認，他們驚嚇莫名，不知所措，約瑟反而安慰他們，說天蓋使其先來埃及以救災黎，非他們過；命備車馬往接其父，法老與各大臣皆表歡迎，於是以色列舉家遷居埃及了。

二、移殖的後果 以色列家既來埃及，約瑟爲其請居歌珊（Goshen），歌珊位於尼羅河三角洲上，極便畜牧，肥美爲全境冠；他們住在這裏，因爲環境關係，學習農事與工藝，漸漸脫離游牧生活，加以埃及古爲文化的先河，天文學，形學，數學，從此發端；製造學，藝學，醫學，特別精明；當時沿地中海各處視埃及如一大學校，以色列家到此無異留學，在他們中纔有些政治家軍事家藝術家與建築家相繼興起。久而約瑟輩先後逝世，以色列子孫生育日繁，歌珊一地不足以容其衆，漸次向外蔓延，

擴張其移殖地，與本地土人常不免有些問題發生；況他們曾經屢受法老厚賜，經濟力也特別雄厚，尤令埃及人恐懼，假使埃及政府沒有變動，或尚可望相安一時，無如至公元前一千六百七十年，埃及已起民族革命；在埃及南的白白族（Barbers），有阿米斯第一（Aahmes I），係前朝埃及王的苗裔，率衆驅逐胡克索斯人，恢復故有王統，造成埃及的黃金時代，即歷史上有名的第十八朝，王以受過亞洲遊牧異族的侵害，對於此亞洲來的希伯來人，豈能毫無疑忌？何況他們在歷史上和牧羊王有過較深的關係，又處於東疆重鎮，人多勢大，另自成一部落，儼然如一小國，一旦邊界有警，倘若他們裏應外合，國家立有傾覆之虞，他故開始壓迫希伯來人，待他們爲服役的奴僕；以後數王也皆乘其傳統政策，相繼壓迫日甚，第十八朝那些巍峨的廟宇，繪畫的陵寢，以及諸般土木工程，多有希伯來民族的勞力在內，如卡納克（Karnak）與路克撒（Luxor）等處的陵廟，至今還存，這種苦工，但能令希伯來人感覺生活勞苦，究竟不能遏抑該民族蓬勃發達之勢，他們的體力愈健壯，死亡率降低而生育率愈升高，法老又不得不限制其生育；初命收生婆縊殺其男孩，繼又通令全埃及人採取自由行動，將希伯來民族的初生男孩置於死地，拋入江心，至此希伯來民族幾有滅亡之禍。幸於

其時有一民族英雄摩西 (Moses) 挺出！

## 二 摩西所受的民族教育

正當希伯來民族大受苦害之際，摩西出生於利未支派，父暗蘭 (Amram) 與母約基別 (Jochebed)。未忍捨棄，隱匿不報，既經數月，難事再藏，他們就安放他在一裝潢美麗的蘆葦編織的箱內，置於尼羅江旁的蘆葦中，即平常宮女洗浴所在，存有一種僥倖的希望；不旋踵間，法老多米斯第一 (Thothmes I) 的公主借宮女們來其所在洗浴，見箱立命宮女取至，啓視爲一男孩，大哭不止，知係希伯來人所棄置，不免惻然心動；值其姐米利暗 (Miriam) 遙立窺伺，視此情景，立趨前問她是否要雇乳媪？於是復介紹其母約基別撫育其兒，埃及王初不料此子後竟爲一希伯來的民族英雄，也就任他生存着。這故事真是幾饒興趣！法老恐希伯來人爲害而加意防範與惡待，他的公主却養育其仇敵，并且花錢雇人養育，所雇的又不是別人，就是孩子自己的母親，自己的母親養育自己的

孩子，由加害於其民族的第三者付給工價，寧非奇人奇遇。摩西在他親生母撫養之下，從小得受家庭的民族教育，瞭然其民族前途的命運，與其自身家世的困厄，民族的種子早經撒在他的意識領域，只待開花結實；他既成長，被帶至埃及公主前，因而享有窺見一切奧祕的特權，「受過埃及的最高教育，得了埃及人的諸般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尤其第十八朝原由民族革命而建造，這種事實，愈可激發他爲民族英雄的心思；以埃及人那麼不甘受治於異邦民族，希伯來人又豈生成爲奴僕者？他故雖然名爲王子，身處皇宮，獨享人間榮華快樂，內心却像被滾油熬煎，時刻不寧；因爲他看同胞們都受苦，自我單個貪圖快樂榮華，那就是犯罪作惡，他乃不由的常常去到希伯來人服役的場合，實地觀察各方的情況，以及埃及人與希伯來人彼此的關係，作將來解放民族運動的資助；這麼一來，親眼看到同胞們是怎樣如牛馬般勞動着，還要受埃及督工的轄制與欺侮，無法無天，不情不義，同是人類，在生活上竟有天堂地獄的分別，令其愈難爲情，恨卽不能拯救其同胞以去。有次，一埃及人因細故毆打一希伯來人，其事本已司空見慣，希伯來人只能忍氣吞聲領受，不敢稍予反抗；那日恰逢摩西在旁，見之義憤填膺，立將那埃及人打死。他以爲這種舉動，或可獲得本族人的同

情，起而與謀革命；不料他們沒有這種高尚的思想，根本不了解他的行為有甚麼意義，對於他也未見得怎樣表示欽敬。次日，他因另見一希伯來人與一同胞爭鬪，藉機曉以民族大義，勸其和衷共濟；那無理欺侮同胞的人，不但負氣不服，反而將摩西擊殺埃及人的隱秘宣布，凡屬勇於私鬥而昧於大勢的人，每每這樣存心不良，卑鄙惡濁，損人利己，不擇手段；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殊深浩嘆！人類若有所謂生成的奴隸，豈不就是這種人？摩西就是要將這種民族解放出來，我們看他當感受幾大的困難！他的事情敗露，便不能進行秘密工作，使其團結同志，充實力量；并且這種風聲傳開，引起埃及人敵視，又不能引進外援，諸大臣皆紛紛呈奏，法老不宜養虎傷身，務早除後患，那時摩西若是進宮求救，當衆悔過，有他養母擔承，在那專制的埃及，摩西可保無慮；只是摩西看那是懦怯，那是諂媚，那是虛偽，非大丈夫應有的行徑。雖然那麼樣做，能夠保全生命，保全祿位，却是出賣自我，出賣民族，那還有何價值？他故不怕王怒，不圖富貴，不顧地位，不憂貧患，開始其流亡異地的生活，跑向米甸，暫避其鋒，俟機再起；米甸人 (Midianites) 爲亞伯拉罕後妻基士拉 (Keturah) 第四子米甸的後裔，與以色列子孫有同種關係，原住在亞拉伯北部，當摩西到米甸之初，棲身無所，休憩於一井旁，見有幾

個牧羊的女子受幾個牧羊的男子底欺侮，他們將她們倒就飲羊羣的水以飲他們的羊羣，坐享其成而不動勞，這又激動了摩西的義憤，他忘了他是作客異鄉，孤苦伶仃，只知道當前的事實，是怎樣的不合情理，應打抱不平，乃起用力趕散那些強暴的牧人，幫助她們飲完羊羣而止，彼此不通名姓，不望報酬，在在顯出他這英雄本色。那些女子是誰？原來是本地祭司流珥（Rear）的女兒；及至她們飯家，流珥得其情報，覺有如此俠義男兒，必非等閑之輩，不可輕易放過，立命女往迎至。他們先憑摩西服式以爲摩西是埃及人，至是纔曉得他和他們同種；流珥徵得摩西同意，留居其家，隨以女西坡拉（Zipporah）配他爲妻，後生二子革舜（Gershon）、以利以謝（Eliezer），這是他逃亡生活中的一段佳話。他在岳家爲其岳父牧羊，過着他列祖所過的遊牧生活，因而對於那曠野的風土人情有實地考察的機會，并熟練曠野艱難困苦生活的方程，作日後領導其本族出埃及遊行曠野，藉事訓練國民資格地點的準備；假使他自己事先沒有得這種經驗，貿然領導其本族到曠野中，豈不愈感棘手？（參後第四章）不但路程沒有嚮導，那麼多人的生活更成問題；幸而早知何地有水泉果樹堪資飲食與安營，這就叫他減少許多困難，雖然後來還免不了困難的話。可見人生不論甚麼

處境，那種經驗總於人生有相當利益，足供我們寶愛；所以各個人不要輕視其現實生活的價值，抓住現實生活的經驗，就能造成將來的美滿，像摩西以王子的身分，豐富的學識，去作普通所謂賤役的牧人，誰料這與他的民族事業有大大的關係與補益呢？他作牧人一直有四十年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知道以後從事於民族解放，非憑意氣之爭，匹夫之勇，用拳足打死一二個埃及人，所可能成功；要在大處着眼，從根本作起，把整個民族從惡勢力支配下解放出來，好比羊羣認識了領頭的牧人，自然跟着步伐整齊，趨赴端正，而後纔有脫離危險凶惡的希望，他故本乎此種覺悟，而聽到多密斯第三已死，就再回埃及去從事民族解放運動；因為他看這種運動是神聖的責任，雖然年老力衰也當負責，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 三 摩西的民族解放運動

希伯來民族雖然遭受埃及人那樣的苦害，他們還以為是天命注定，一味逆來順受，不作他想；

督工的皮鞭一下下抽得他們皮破血流，他們初生的男孩眼睜睜望着埃及人一個個拋入尼羅江，他們也像以爲理所當然，惟埃及人配過舒適的生活，配有生存的權利，配處自主的地位，他們這民族是天生該死的奴才，不敢稍予反抗。摩西有見及此，必須改造他們這種卑順的心理，說神不是要他們做奴僕，乃是要他們作神聖的自由之子民，從萬國萬族中所特別揀選；並且「神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和希伯來民族自其列祖以來已有親切的關係，所以希伯來民族比世界任何邦國民族要神聖，要寶貴，用以提高其自尊心。因爲「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這種心理改造，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所以非常緊急。世界最沒有出息的民族，就是自賤的民族；最沒有希望的個人，就是自餒的個人；這種民族，這種個人，除走向滅亡外無他道，他故一回到埃及，就先就召集希伯來民族的衆長老，宣布那神聖的使命，又囑他們遍告希伯來人，使他們不願再那麼輕看自己。

其次，希伯來民族大都苟且儉安，他們的工作雖勞苦，他們的男孩雖遇難，至少死還沒有臨到他們自己身上，他們還能衣食有，不凍不餓，勉強生活下去；甚至以後他們出了埃及，常不免是這



樣回憶，藉以爲怨恨摩西的理由；這種心理是怎樣的毒害他們！摩西知道要他們有出埃及的決心，又非將他們這種苟且偷安的習性變換不可；說神已爲我們預備了迦南，那地流奶與蜜，肥美異常，遠非受罪爲奴的埃及可比；是神早先向我們列祖應許，要我們去承受，我們所以應有勇敢，冒險進取，否則當取不取，就是有違天意，難免天罰，我們爲甚麼苟且偷安於一時一地，不去創造適宜的環境，改進現實的生活呢？人生前途有極美滿的境界擺列，我們要用全副精神去奔赴，去發現，去追求，去開闢。

復次，希伯來民族沒有民族意識，對於埃及人的欺負不甚介意，對於自己的同胞反不甘退讓，惟恐自己的同胞得了便宜，佔了面子；卽或自己情理有虧，也要恃蠻爭強，這種人雖自尊，雖奮勇，又有何用？不過在民族間多惹是非，多鬧意見，弄得生仇死冤，有我無你；這樣，莫說民族解放，卽使埃及人不壓迫他們，不殺害他們，恐怕他們也會自生自滅。摩西故竭力開導他們，他們是在埃及寄居的希伯來人，非埃及的土著，埃及人欺負他們的同胞，他們自己決然不能彼此欺負，要把那種急於對內的心志勇於向外；受自己同胞的欺負也是小事，佔面子得便宜的橫直是自己的人，所謂「肥水

沒落別人田。」怎能這麼「鼠目寸光，」「雞腸鴨肚」

聯帶的還有一層，希伯來人對於埃及人的管轄，死心塌地的服從，對於自己的同胞惟恐其出頭；像是埃及人一經法老任命，不管怎麼都有能幹，很有作爲，自己的同胞怎麼也不行，誰都不佩服誰，誰都不信任誰，誰都可以做領袖，誰都不能做領袖。摩西曾經就碰過這樣的硬釘，人質問他：「誰立你作我們的領袖和審判官？」這種民族自是沒有主義，不能團結；以一種精神渙散的民族受有組織有訓練的國度的壓迫，怎能望其解放得成功？摩西故從事解放運動，先以取得本族人的信服爲急務，在他的言論上與行動上，處處顯出他那爲民族英雄的資格，使得那些同胞們五體投地的景從，而稱讚神差遣他爲拯救者，雖然他們對於他的信仰心還是容易搖動的。

摩西既經將民族心理有所改造，始對外有所舉動，自己入宮去見法老，進行和平談判，表示希伯來民族要求自由平等的願望，取消埃及人一切不公的待遇，容許他們得以自由，去組織平等的國度；這種談判，無異與虎謀皮，在法老聽來當然很不入耳，此法老名阿梅俄非第二(Amenophis II)，因較摩西爲晚輩，是故摩西雖然忤旨，也還看點情面，不加害他。他雖不害摩西，對於希伯來民

族的壓迫則不稍鬆緩，反而更加嚴厲；既不供給他們的工作材料，還要像以前有材料一樣的工程，否則答責不貸，累得希伯來人叫苦不迭。他們起始還以為這是督工的私刑，推舉幾個代表去見法老求寬惠，請查究，訴冤苦，又被法老訓斥一番，得知此為摩西請願而招的災禍；他們不圖謀反抗，不怨恨法老，反因而飯答於摩西，以摩西為多事，大加痛詈。這非甘心做奴隸牛馬而何？摩西很瞭解他使命的意義與價值，并不因此失敗而自餒，依然繼續孤身奮鬥；他曉得有幾多人是不足與言大義，只能坐享成利，等到他的事業一成功，那些咒詛他的小人自會歌功頌德，人作事那容有許多閑氣，與無意味的顧忌。他幾經與法老折衝，向本族宣慰，使各方面漸漸有了同情；而埃及境內又遭空前未有的浩劫，糧食歉收，饑荒遍地，加以疫癘橫行，人畜死亡無算，國勢於以大衰，各宰輔與庶民大都覺得強留希伯來人不遣為煩惱，并怕他們乘機生變，各存希伯來人去之惟恐不速的心理。摩西眼見時機已經成熟，命各長老遍告希伯來人，約定猶太聖曆「亞筆月」(Abib)十四晚立「逾越節」(Passover) (註三) 羣起有所舉動，并向埃及及鄰舍索取金銀布帛；及期，希伯來民族計步行的男丁已達六十萬，這是一個幾大的集團與雄厚的勢力，尚有一些受壓迫的異族雜處其間，一齊乘時就勢

蜂擁而去。

#### 四 摩西領導本族出埃及

希伯來人初離在埃及的家室，雖然事先已有準備，臨行又有定期，究也不免匆忙，行伍混亂；摩西特在埃及及東北境的疏割（ Succoth ）整隊，并重申其民族主義，開通民智，用堅其志。他們本可取道非利士（ Philistia ）國，直達迦南，雖因婦孺輜重，不便趕路快行，費時也當不出一月；惟非利士人（ Philistines ），在古代是勇狠善戰的民族，而其時迦南尚有埃及及駐軍，摩西假使取道於此，他們出阻於前，埃及軍兵尾追於後，希伯來人還望往那裏逃？雙方夾攻，他們除降作俘虜外，就只死路一條；卽或以摩西的幹才，可以指揮希伯來的壯丁與戰，莫說他們從未經臨戰陣，就是那麼多的老弱婦孺，嚇也會嚇得聯帶他們心慌手顫。而且他們卽使能勝過非利士人，通過非利士境，那時沿途還有不少王國，過了一關又一關，都非強力打通不行；最後，在迦南自然又須有幾場惡戰，這豈初

出埃及過慣了平民生活的希伯來人所能勝任他故寧可繞道紅海，趨赴曠野，曠野爲其所熟悉的途徑，又非時人必爭之地，正便暫時安插希伯來人，藉資訓練。這曠野成楔形，位於蘇彝士 (Suez) 與亞卡巴 (Akobah) 兩海灣間，南向成尖形，直至西乃山 (Sinai) 旁的花岡石山，面積凡十八萬方里。

希伯來人跑到曠野，那麼多的人口和牲畜，在飲料與食物上是個大問題，他們常不免爲此爭鬧，埋怨摩西：『我們在埃及不是曾經對你說過，不要攪擾我們，我們記得在埃及不花錢就吃魚，并有滿鍋的肉，還有好些蔬菜，現在你帶領我們到這曠野，是要叫我們飢渴死啊。』請看他們是何等糊塗無知！他們以爲在埃及的生活很舒適，很平安，只因摩西多事，要革命，把他們那種好生活喪失了；他之所以要這樣鬧，他們給他一個解釋，是以害死他們爲目的；對於摩西爲民族求解放，得自由平等人格的大功業，不但不以爲德，反以爲仇，這是從何說起？是何居心？雖然，摩西處此并不憤慨，并不煩惱，他很能洞燭民瘼，體貼民艱，總是溫柔忍耐，用善言撫慰，求他們諒解，再去設法爲他們解決一切。因爲庸人自擾，爭鬧不出甚麼東西來，一時埋怨也不是辦法；有作爲的人遇着困難當前，必定運思苦幹，在九死一生中找一條可走的血路，那樣，沙漠不乏泉源，曠野豈無草木？他們遊行其間，大

部分時間消磨於以琳(Elim)利非訂(Rephidim)與哈洗錄(Hararoth)等地的泉源果木旁；起行也非常緩慢，日走路程至多不過三十多里，飲料常用皮袋盛着，使駝隊或其他牲口載運。日久漸成習慣，耐渴力也自增強，如今埃及駝夫每當酷暑護送旅客，終日不沾滴水；而亞拉伯牧人與其駝隊且有十數日未嘗飲水者，人但日飲駝乳，駝僅需食青草已足。希伯來人處此環境中受此造就，和他們後來進佔帕勒司聽也是一種好準備，以帕勒司聽向苦水的缺乏，每年四月至九月爲無雨期，至後世，全境乃鑿有無數的積水池，井，潭，與溝渠等，供人生與農事之需；古代居民屢屢因井而生爭端，如希伯來人列祖亞伯拉罕以撒與雅各在那地的遭遇一樣。

摩西不但爲飲食常受民衆的埋怨，又爲其領袖地位要受族人悶氣，說「他擅自專權；全會衆既然個個聖潔，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他爲甚麼自高超過耶和華的會衆呢？」「你將我們從流奶與蜜之地（指埃及）領上來，要在曠野殺害我們，這豈是小事，你還要自立爲王轄管我們麼？並且你沒有將我們領到流奶與蜜之地，也沒有把田地和葡萄園給我們爲業。難道你以爲這些人是沒有眼睛不認識人的瞎子麼？」他們居然振振有詞，一則以會衆無需有領袖，一則以摩西不配當領

袖，他們自己那種爭權奪利的心思，就被這些冠冕堂皇的話所掩蓋；實則「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們無非想推倒摩西，自取而代之罷了。在爲民族作事業的當兒，沒有看見他們出頭；有了權位可爭奪，天才就多如過江之鯽，「個個聖潔」人人逞能，並不希罕你這摩西。人類社會這種情形，實屬可悲可憫！摩西又不但如此受普通族人的攻擊，甚至連其同胞兄弟也不免要毀謗他；他們因爲姑嫂妯娌間的意見，轉而誣摩西沒有當領袖的資格，這是那種存心誣毀他人者的慣例，隨便拿一點不相干的小事加上一個大罪名。當日摩西處此，總是「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努力作出事業來以自表，任公判，不事爭議，不圖報復。所以終得希伯來人的好評：「摩西爲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衆人。」

他們沿途歷盡千辛萬苦，至第二年五月始抵帕勒司聽東南界的加低斯巴尼亞（Kadesh-Barnea）（最古名安密巴，即審判泉），先差派十二支派的十二族長，去偵探帕勒司聽，考察那地的「住民是強是弱？是多是少？地土是高是平？是肥是瘠？居處是營是城？攻取是難是易？該取何道？首佔何處？」那些探子從南路上到希伯崙（Hebron），那城建築很古，與埃及第六朝王蘭米理培皮（Ra-

meri Papi) 所建築的金字塔同時，爲古代一強大民族亞納人 (Anakim) 所據，其市現尙存在，有人居處，離耶路撒冷僅六十里；他們到些地方考查了四十天，始在離希伯崙不遠的以實各 (Beth-el) 各帶些土產回到希伯來人的安營地。他們向摩西報告說：『我們到了你所差遣去窺探的那地，那地果然流奶與蜜，這就是那地的果實；惟其住民強壯，城邑也寬大堅固，并且我們在那裏看見了亞納族 (Anakim) 的人；亞瑪力人 (Amalekites) 住在南境，赫人 (Hittite) 耶布斯人 (Jebusite) 亞摩利人 (Amorites) 住在山地，迦南人 (Canaanite) (註四) 住在海邊，并約但河旁。』這報告顯出他們偵察的尙精細，可惜他們不待摩西命而竟自作結論，發出搖動民心的話說：『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因爲他們比我們強壯……他們簡直是些吃人的人；我們并且在那裏看見亞納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人的後裔，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當下全民衆大聲喧嚷，……哭號，……向摩西亞倫 (Aaron) (摩西胞兄) 發怨言說：「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或是死在這種曠野。耶和華爲甚麼領我們到那裏去，使我們倒在刀下呢？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擄掠；我們回埃及去豈不好麼？……我們不如立一個首領回埃及去罷！」』他們簡直



看埃及是他們的家鄉，埃及人是他們的恩友，惟有領帶他們出埃及的人是要害死他們的仇敵，出埃及是毫無意義與價值的一回事，所以每逢際遇不良，口口聲聲要回埃及及那快樂之邦去。他們只怕迦南人的刀，對於埃及人的刀因為受慣了的緣故也不怕；而且怕別人拿刀殺自己却不會拿刀去自衛，去制敵，單會大哭大叫，其能力只此而已。這種民族，何足與言獨立平等？豈非完全全具備了滅種爲奴的資質？其間僅僅有兩個探子與衆不同，一名約書亞（Joshua），一名迦勒（Gaal），有膽識，有志氣，反對其他十個探子的意見，力勸全民衆不可這樣萎靡退縮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非常美！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其地；……你們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口中的食物。』『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罷！我們足能得勝。』這些話語何等剛勁！難怪約書亞後繼摩西爲領袖。大多數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此庸人之所以爲庸人；那種超凡入聖的人，那怕同一處境，同一生活，他却另有一副眼光去觀察，另有一副精神去應付。

摩西看到本族人既然這樣懦弱，如果勉強督率進迦南去，斷然無濟，不如再留曠野施以長期訓練，徐圖發展，他們於是又過曠野生活三十八年之久（和以前所過的時期，統稱四十年）在這

三十八年中，他們常也遊行一些地域，可是大都停住於亞拉巴（Arabah）平原，此平原爲西亞拉伯北部至西乃半島的便道。他們既在曠野裏這麼長久的時間，得受摩西的政治訓練，軍事教育，老輩均皆死亡將盡，後起都是英氣勃勃的少壯，正是大有可爲；而前此四十年，迦南仍受埃及保護，希伯來人即使進佔也難免淪爲埃及殖民地的地位，至此四十年後，埃及被呂彼亞（Libya）與沿海居民所侵犯，法老軍隊已自帕勒司聽撤退，亞摩利人侵入約但河東前埃及及所統屬的數地，成爲希伯來人攻擊亞摩利人與進佔迦南全境的絕好機會。摩西在要實行這事以先，考慮到不能以一民族與衆國爲敵，他運用外交方策，差遣使者與以東（Edom）摩押（Moab）亞捫（Ammon）等國講信修睦；以東人爲以色列胞兄，以掃（Esau）的後裔摩押人與亞捫人爲亞伯拉罕嫡姪羅得（Lot）的子孫，他們在種族上和希伯來人很親。他們雖未締結攻守同盟，消極的暫時的他們也不至爲其敵助，摩西乃開始運用武力，首次向亞摩利出發；那時在約但河東與希伯來人接近之地，有二亞摩利王國，一希實本，一巴珊（Heshbon and Bashan），二國土地肥沃，穀果豐裕，恰好取爲希伯來人的根據地。那時希實本王西宏（Sihon）巴珊王亞（Aq）并以「大能的王」稱，民又慄悍，

埃及軍兵曾皆受挫於此，迦南全境因而獨立；惟摩西憑其軍事天才，指揮其所訓練的勁旅，而竟得勢取勝，有如摧枯拉朽，連奪險要，直指京都，將二國百姓殺戮淨盡；於是南自基列（Kirjath），北至黑門（Hennon）以及約但雅博（Jabbok）與亞嫩（Arnon）三河間之地，概入希伯來人掌握。這次戰役給予希伯來民族最深的印象，為自有希伯來民族以來第一次戰役，世世代代為其民族歷史家與文學家所紀念，所稱道；所得地，後即以分與流便支派，迦得支派與瑪拿西（Manasseh）（約瑟子）半支派為業，他們從此又不但遊牧，正式度農業生活哩。

## 五 摩西創造希伯來文化

希伯來人原為遊牧民族的一種，沒有完全文化教育；他始祖亞伯拉罕雖生長在古文明國巴比倫，具有大國民的風度，以後他們列祖卻是東奔西突，除受一點遺傳的家庭教育外，再沒有特別受教育的機會，縱然他們中間也有一二聖賢的話。他們既移殖埃及，埃及更是世界最古馳名的文

明國，他們究屬僑居，沒有普遍受其文化教育的特別權利，致常有遊牧異地發生劫掠的野蠻行動者；如約瑟嫡孫以謝（Ikter）與以列（Tjlead）嘗往非利士的迦特地（Goth）搶奪牲畜，見殺於迦特人，爲其歷史書上所特別提述，（註五）約瑟嫡孫尙且如此，於以證明該民族寄居埃及時代并未脫離野蠻習性；尤其看到他們對待摩西的態度與言論，足已將他們那種野蠻習性暴露無遺。自然這是就大體說，內也有極少數人在工藝與政治上頗有造詣，上文第一章會言及；尤其在埃及受苦害，逼令摩西父母將他拋棄，得爲法老公主養子，有受埃及文化教育的資格，此文明古國數千年的學術祕籍，概可供其研究，這在希伯來文化上是幾多重要！

摩西領導希伯來人出埃及，他們在外表上雖脫離了奴僕的地位，精神上卻緊緊的受那種生活的束縛，不時想回到埃及去再作奴僕；以爲奴僕可享受主家現成的生活，自己已不願有所創造，有所建樹，有所奮鬥，有所進取，專供他人驅策而已。這種民族一時雖得解放，難保其不再受人羈絆，受人壓迫，受人轄制，至終還是不能獨立自主；以其獨立自主就弄不好，非得有人統治着不成，好比被人騎慣了的騾馬，『牽着不走騎着跑。』爲此摩西知道領導他們出埃及不過爲暫時的形體上的

救急步驟，最要的永久的救濟，還在人格的提高，與民族意識的養成；施行這種救濟，自有賴文化教育的功能，他故不能不爲創造文化。

上文已論及希伯來民族原沒有完全的文化教育，不過有一點家庭教育的遺傳，這點遺傳的家庭教育就是希伯來語文與宗教，尤其後者與其民族有特別關係；希伯來語文在摩西前早已具有，見特亞瑪拿版籍，(Caldeanmanra

參註八。所以我們又可以說希伯來民族有其固有文化，那文化的特色，就是宗教教育，一切倫理道

德皆以這項教育爲依皈，其效果特顯於亞伯拉罕與約瑟身上，並且摩西也是這種教育的產兒，雖然其知識的成長不純恃這種教育功能的話。只是就全民族講，那時希伯來人所受的這種教育也不充足，他們對於宗教并無清明的知識，信仰一神，又要祀奉他種偶像；他們出埃及到曠野，還「擡着摩洛 (Moloch) 的帳幕，和理番 (Rephan) 的神星，」(註六)一點也不曉得他們列祖所遺傳所信仰的是誰，暗中摸索不定。摩西嘗爲闡明其宗教的真相，解釋其宗教的意義，指示其宗教的地位，估量其宗教的價值；說他們列祖所敬的神名耶和華，希伯來文意即「自有永有」；敬拜他不用形像，并以製造偶像懸爲厲禁，將其宗教與外族外邦的多神教完全隔離分楚，又規定一些宗教的禮

儀，希伯來宗教始得確立。他說耶和華在諸神中無有擬比，是獨一至尊無二的神，所以其宗教超越於其他各族各邦的宗教，不可也是不屑再去崇奉別的宗教；以這樣獨一至尊的神，在世界萬國萬族中惟獨揀選希伯來人爲「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子民」，故他們也因耶和華而在世界中佔有特殊地位，用以提高希伯來人的尊嚴。緣希伯來人在那時代確有一最大的弱點，他們本是一種弱小民族，他們自己也就瞧不起自己，看別人是偉人，自己如蚱蜢。摩西故須如此養成他們偉大的民族性，使知不是他們不及人，乃是人不如他們；這種宗教教育，在希伯來民族史中曾大奏效；他們從此自貴，自重，甚至後來視外邦外族人如狗彘，不屑與之交往，那又是他們尊大心過於發達的流弊。耶和華既爲他們的民族神，對於他們特別關懷看顧，如鷹負雛，如人護贖，那麼時刻不離運展大能施其保佑，希伯來人所以無論有何遭遇，對何國民，不必驚惶懼怕；原來耶和華是「萬軍的耶和華」，可以統領大兵爲其爭戰，還用驚懼甚麼。我們知道當日希伯來人處境困難，周遭情形險惡，何況他們要去爭取地盤，必得拚個你死我活，沒有勇敢就萬萬作不到；而當日那些希伯來人恰正相反，真是膽小如鼠，畏人如虎；因此「你當倚靠耶和華而剛強壯膽」，爲該時代最適當的宗教教育，以其

爲該民族求生存所必須具備的性質，後來「他們因這信仰，制服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口，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軀弱變爲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此項宗教教育的成效大著；然而大多數希伯來人慢慢因這信仰而發生懶怠，不自奮振，以爲橫豎有耶和華拯救，我們還要出甚麼力，忘記了自我的本分，單講「倚靠耶和華」而不「剛強壯膽」，至終其國爲他國武力所征服，是爲不懂摩西「天助自助」的宗教教育所誤。耶和華爲希伯來民族的神而施保護，常與親近，是以組織「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子民」爲目的；他們苟不聖潔，耶和華就必遠離他們，棄絕他們，所以說「你們要聖潔，因爲我是聖潔的神。」摩西爲施行此項宗教教育，特立一些宗教儀式，與許多律條，禁止希伯來人吃污穢的食物，揆污穢的東西，着污穢的衣服，住污穢的房屋，以及告訴他們如何除去污穢的疾病，防止污穢的行爲，皆所以示其必成聖潔之意；平常獻祭，尤爲成全此意的特舉，以獻祭是爲贖罪，與神親近的表禮，否則非聖潔不能與神親近。此項教育也爲當日希伯來人所不可或無，因爲他們所要去的迦南，風俗壞，淫邪甚；摩西知道一個民族立國於世，要偉大，要剛強，更要道德，歷史上有許多巨族滅亡了，單因沒有道德的原故；他故以養成希伯來民族

的聖性爲務，免得他們後來效法外邦外族的邪風淫俗（指與其接近的迦南）耶和華是聖潔的，希伯來民族所以要成聖；同時耶和華又是仁愛的，所以本乎他們的聖性說，「耶和華是忌邪惡惡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其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又一面本乎他的仁愛說，「愛我守我誠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摩西由而教希伯來人「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耶和華你的神；」又要「愛人如己，」這就是希伯來宗教的精髓。摩西原意是藉這宗教教育要養成一種仁愛成性的民族，免得他們因偉大而藐視人，因剛強而欺凌人，因聖潔而恨惡人；人都有神聖的生命，人格，具有不容輕侮的質素，後世希伯來人那麼憎嫌外邦外族人，誠非摩西始料所及，

上論希伯來宗教的確立及藉以養成希伯來人四大民族性——偉大，剛強，聖潔，仁愛——已略涉及倫理，他們的倫理是從宗教出發；另一方面，我們又要注意希伯來宗教因爲他們倫理道德一切文化的根源，而其宗教也依傍倫理而行，論耶和華與其民族的關係，屢用夫婦或父子的倫常來說明，希伯來人若是違背耶和華去崇拜他神他教，就被指爲行淫；或說他們雖然犯罪作惡不休，耶和華還不忍捨棄他們，就比爲慈親之眷念所撫養的嬰兒；所以說希伯來人是耶和華的髮妻，是



耶和華的長子，表現其宗教具十足的倫理色彩。本來希伯來人沒有正式倫理，僅過着自然倫理生活，不免有許多野蠻積習；至摩西始改善，確定倫理學說，雖也保有一部分古風，大部分倫理卻尚不失其時代價值，爲我們現今所努力追求實現而未實現者，我們可分兩部分說：

(甲) 家庭倫理 家庭組織由於夫婦的結合，夫婦神聖而後纔有神聖的家庭，他故提倡神聖婚姻以端夫婦之道，主張一夫一妻制，夫妻離異『須有甚麼不合理的事』不能視同兒戲；即使婢女被主人誘姦，待遇也當與妻同。新結婚者可免一年公役，不必從軍出征，得使安度新婚生活一年之久，這是摩西新創的倫理律！在那時代，盛行血統近親婚；如亞伯拉罕妻撒拉 (Sarah) 爲其同父異母妹，摩西父母是姑姪結婚，摩西首將這種婚姻懸爲禁例。至於姦淫，爲破壞家庭神聖的罪惡，犯者或擊殺，或贖免，視有關係各方的情形而定。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子之於親，孝敬爲重，列爲十大誡命之一，人倫之首；親之於子，慈愛爲主，女兒當與男兒同看待，有財產繼承權，開後世女子有承繼權的先例。兄弟的義務權利，大都與東方各國無異；惟有一件，係古代的遺制，今人或視爲奇異：兄死弟宜娶嫂，爲兄立嗣；二弟死，三弟四弟相繼這麼行。家庭若有僕婢，不能虐待，杖

死婢婢的主人要受刑罰，被打傷了的婢婢可自由；婢婢若逃脫了主家，隨在當得保護，再無尋回虐待之理。那在主家服務的婢婢，至第七年，他們可白白的得釋放，主人并應送給他或她以一些牲畜和土產；理由是婢婢服事主家六年，已較比雇工的工價多加了一倍。這給與婢婢何等公道；為後來希臘與羅馬以及他古文明國所難得；說來慚愧，我們今日還要努力追求這文明。

(乙)社會倫理 人與人的交接，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以內；「人」是指普通各等各種的人，沒有種族，國界，性別，年齡，與職業的區分，一律以愛對待；尤其關於社會上那些可憐的人，應特別予以同情。貧窮人若向你告貸，你若就當立刻借給，不可推辭到明朝，并不可拿他的生產工具，或生活必需品作抵押；借給他後，他若無力償還，到第七年就要施行豁免。或是你雇用貧窮人作工，其工值當即照付，不可過夜；因為貧窮人生活維艱，家庭必是仰給甚殷，又當收割的時候，應該有意無意的留下些食糧，供貧窮人拾取；到第七年，要使所有一切田園空閑，讓貧窮人享受其生產；并且到七七年後的第五十年為禧年 (Jubilee Year)，凡產業之先被典賣，或身體之失去自由者，皆宜無條件的恢復原狀。他們如此行，是為使貧窮人絕跡於社會；摩西也知道社

會上要貧窮人完全絕跡或屬難能，他卻命希伯來人總要持向這個目標努力。社會上除貧窮人外，還有一些可憐的人，就是客籍僑民，與孤兒寡婦，萬不可欺負他們，對於他們應該曲為體諒，厚施恩惠；後來耶穌基督命門徒出去傳道，不要帶金錢，衣服，食物，到處受人供給，即以此種社會倫理生活為背景，因為希伯來人已自古有此風氣，視接待客旅為道德上的責任。

摩西不但為希伯來人創立高尚的倫理生活準則，更為他們開創了政治；希伯來人原沒有受過政治訓練，沒有度過政治生活，——有一路來不過是家長族長主持的家族制度而已，摩西一面保持這種制度，仍容民間長老管理一部分民事，對於刑事則另由有軍職的千百夫長等兼任，自己為其領首，總理一切；這些又都受神統治，他們不過是神的代表，所以他的政治是神權政治(Theocracy)。他又環顧四周，遠想將來，早料到希伯來人不免隨着潮流要有王朝的組織，他故提及王當由希伯來人選舉充任；王不能多納妃嬪，免被蠱惑而多失政，并須受相當教育。王總管一切內政外交，宣戰媾和；對於鄰國近城，總是先告以和而後戰，不可窮兵黷武，不可勞民傷財，所以他的政治趨向和平主義。因此，古希伯來人沒有常備兵役，乃係隨時徵發，凡少壯皆宜聞角聲而聚集；這又成了

舉國皆兵，有了若干萬希伯來壯丁就有那麼多兵額，所以他們在曠野的停住，概給以軍用名稱『安營』。當出去爭戰的時候，官長要向百姓宣告說：『誰建造房屋尚未奉獻……誰種葡萄園尚未收用果實……誰聯定了妻尚未迎娶……誰懼怕膽怯他可以回家去。』是不以兵役而妨礙工藝，農務，家庭，與個人自由的至意。這比如今各文明國的兵役何如？在政治上又有一特點，就是『逃城』(Cities of Refuge)的設備；逃城是爲誤犯殺人罪者的避難所；人若誤殺了人，爲免被殺者的親屬報復，他可直接向逃城大道逃跑，進城則任何仇人不能追進去復仇，犯者至城，宜向長老報告，錯誤殺的原由與其詳情，由長老護帶他至肇事地點，傳集人證審問；果屬誤殺，仍將犯人帶飯逃城，住到那一任大祭司死時爲止，在此期間犯人不能出城一步，否則被仇家殺害，仇家不負刑事責任。倘係故意殺人者，雖然得以逃進逃城，長老也不保護，要將其人交與仇家按律處治；有錢財的人也不能以財帛贖價，并禁止仇家有贖價的收受，以免長勢大凌人之風。這種城，由摩西規定應於全國設備六座，三座設於約但河東，三座設於約但河西；河東早爲摩西佔領，他已擇流便境內的比悉(Beker)，迦得境內的基列拉末(RamothGilead)，馬拿西境內的哥蘭(Golan)爲逃城；後來希

伯來人進佔迦南，就以猶大境內的希伯崙，以法蓮山地的示劍（Shechem），拿弗他利境內的基低斯（Kedesh）爲河西的三逃城。

與政治相聯的是法律，凡摩西著作，希伯來人統以法律稱，實則其著作中夾有許多故事，譜系與路程等，和法律無關的事；我們現論摩西爲希伯來人所釐訂的法律，當然僅限於其爲宗教，倫理，政治，教育，以及衛生等的典章條例。他的律法全部，照現在的眼光，自不免有好些在文字上失去價值；惟就大體說，摩西律法在今日還有不少可供法律家的研究與寶愛，古代更不待言，我們若拿『罕母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註七）來與摩西律法比較，顯見後者優勝於前者。但摩西律法之所以優勝，前者對於他不無影響，以摩西律法有若干點正係抄照那法典而來，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早見於罕母拉比法典的條文；而『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妄作見證』，尤屬古代通行法規，此後來耶穌基督引用這些條文時，所以不特指爲摩西律法，說是普通『古人的吩咐』。另有一些條文，是古代已粗具其儀式，而爲摩西所改進者；例如『安息』（Sabbath），古代原有這種禮制，有人以『七日來復』說爲我國古有安息習例的憑據，雖

是出於傳會，而古巴比倫與亞述確有以第七日爲安息日的習例，他們有一敬神日名「撒巴杜」(Sabbatu)正同於安息日的意義，不過他們守安息沒有如希伯來人那麼真切，更沒有摩西律法的精到完全，希伯來人自古似有安息<sup>的遵守</sup>因寄居埃及而廢，摩西故在曠野訂爲至要律法的一部；他定安息，分安息日、安息年(Sabbatical Year)與禧年(Jubilu Year)三種——安息日，凡希伯來人均應於其日停止一切工作，如商務農事與工藝等，主奴皆然；不但人，牲畜也是一樣的休養。所以這樣行者，非僅欲人畜於是日賴以恢復其既往六日操勞的精神，并以這日爲聖，藉以促人注意人生勿單注重肉體的經濟關係，還須顧及性靈的修養以調劑其生活；現在這種規則已很通行，對於後層意義人多不明，惟注意其前項意義的價值，實則摩西律法的本意并不這樣。——安息年，是人在工作六年後，至第七年，皆安息不作工，享用前六年的餘蓄；這制度，一面是爲經濟作用，使田地空閑一年，得恢復土壤的肥質，(我國農民浸冬，同此用意)一面有點社會因素，使得各種自然生產，概任貧窮人於是年摘取，并於是年豁免貧窮人的一切債務，(古代埃及古巴比倫皆有盤剝俗習，法律不禁，於以見摩西立法的完善)釋放奴僕等。——禧年是過七安息年(Seven Sabbaths of

Years)後的第五十年，報告被俘擄的得釋放，受壓制的得自由，爲僕婢的得自主，欠債務的得抹消；其法與守安息年同，惟更多一條文，從前被賣的產業，一概無贖價無條件的各皈原主。所以在摩西律法中，產業無永賣制，賣價貴賤，視其距禧年的遠近而定。(賣身爲奴者的身價，視其距安息年的遠近而定) 摩西之所以如此規定，是因他領導希伯來人去得迦南，產業是按着各支派人數均分，爲保持各支派產業的原狀，乃不許有永久的買賣，況買主付些代價得其產業所有權至數十年久，利息不爲不優厚，理應放棄其買主權。對於這項法律，希伯來人後來是否實行？今已無考；惟安息年，他們在古代確曾遵行過；即當瑪喀比 (Maccabee) 朝那廢軍事倥傯之際，他們也都遵行不怠。此外，摩西律法有些特創，如逃城與衛生律；逃城規例已詳上文；衛生律是因宗教關係而規定祭司當如何爲病人檢驗與消毒，尤其對於患大癩瘋的人，爲免其傳染，他的衣服，用具，住宅，皆須消毒與再三再四的檢驗清楚，而使其隔離；倘有不遵檢驗與隔離法，或隔離而擅自與人親近，人來不加呼阻者，皆處死。又有好些關於飲食起居的衛生條例，不遑枚舉；現在凡讀過利未記 (Leviticus) 的人，對於他那麼精細論到衛生事項在那麼早的世代，實屬堪驚。

又希伯來人原沒有教育制度，摩西始爲他們訂立，使凡希伯來人從小得受教育；受教的課程，大都以宗教、倫理，與民族歷史爲主。受教育的所在，沒有學校的設備，幼在家庭啓蒙識字，與學初級學科；及長，從祭司與利未人學習法律，這裏所謂法律是指廣義言，包括希伯來人應有的學識，有時祭司與利未人在特定的節期，如逾越節（Passover），七七節（Feast of Weeks）（七七節又名五旬節 Pentecost），住棚節（Feast of Booths）與安息年等，他們要對大衆宣讀律法并爲之講解；有時他們或周遊各處爲人說法，以施行普遍的社會教育。

## 六 希伯來民族進佔迦南

摩西既領導希伯來人出了埃及，使他們身體得了自由，歷盡千辛萬苦，始達約但河東；又爲他們創造了文化，樹立民族萬代生存的基礎，其心血即隨其民族事業而耗盡，至臨死前，尚念念以民族前途爲慮，特召集大衆，申述前此民族得解放的經過，與今後民族進展的途徑，就在把握着本族



文化，進佔迦南不成問題；否則雖得暫駐迦南，民族將來必不免危亡，四方分散，求再如在埃及一般的全民族寄居一地也不可。不幸，希伯來人後來果中其言！

摩西又非但徒託空言的爲其民族顧後，更早實行爲其民族儲材，在一切希伯來青年中曾經看到約書亞，其人有膽有識，且信且忠，他故選他爲助手，使得實地練習爲領袖的資格；我們於約書亞歷史中，知其伺候摩西，已然顯過能幹，立過功業。一則當他們安營在利非訂的時候，他督率希伯來人與來攻的亞瑪力人戰，大獲全勝，顯其軍事天才；一則當十二支派代表往探迦南的那次，獨排衆議而主進攻，又顯其膽識過人，摩西故將其原名何西阿（Hosea）更名約書亞，其時固已心許其人可爲民族之干城，到摩西將離世，深知其責任的重大，必須付託得人，否則無不失敗，乃當衆簡立約書亞繼其任；因當時除約書亞外，實無第二者可以當選，摩西如此爲其民族後事一一料理妥善，始於約但河東登摩押平原尼波（Nebo）山，與河西耶利哥（Jericho）城對照的昆斯迦峯（Pis-gath），流覽迦南全境一過，以償宿願，旋即與其所領導的民族長辭；希伯來人爲之舉哀一月，痛悼這奇偉的民族英雄。

約書亞既拜命，秉承摩西遺志，勗勉自己同胞。準備渡河進攻迦南；這時希伯來人受過摩西軍事訓練已數十年；又於約但河東已有過戰地經驗，迥非前數十年那些希伯來人可比，大都有進取的精神，那在河東得了產業的流便，迥得與瑪拿西兩個半支派的壯丁，他們待享權利在先，也就擔任較大的本務，為全民族進攻迦南的先鋒隊，這原是他們要求產業的時候與摩西訂的約；他們的少壯去衝鋒陷陣，他們的婦孺與老弱當然一齊停住河東，沒有隨軍前進，得以預備軍需，與免除後顧之憂，可見先前摩西攻據河東之為得計，使希伯來人進則可攻，退則可守。

約書亞於進攻迦南之先，做照摩西前例，差派暗探二人往迦南境臨河的耶利哥城去探聽虛實；耶利哥時為一王都，壁壘很堅，據之可以控制約但河下流各地，與進入迦南西部的要隘，為希伯來人進迦南必先攻奪之地，耶利哥人曾經聞聽摩西領導希伯來人出埃及及與戰敗兩個亞摩利王西宏和噩的故事，早已心驚膽破，約書亞趁此奪人先聲，命衆渡河；耶利哥人不於其時扼河以守，乘希伯來人半渡未濟而要擊之，在軍事上已很失策，徒然堅壁清野，欲恃險以自保，致不旬日而其城即被希伯來人奪取，由此進入迦南腹地，北部有一隘口，即伯特利（Bethel），與其東一小城艾（Ai）。

成犄角；約書亞差探前往，因見艾城小而輕視，謂派三千人就足以制勝，不料至則二城首尾相應，使得那三千希伯來人大敗而飯，約書亞始知其地形險要不可侮，親自選率勇士數萬往攻，從其中分五千伏於艾城西與伯特利交通的道旁，自軍誘敵佯逃，看看敵軍離城已遠，約書亞發鎗爲信號，伏兵四起，入城放火；艾人與伯特利人見而心慌，約書亞提軍就勢反攻，他們腹背受敵，遂至一敗塗地，艾城已墟，伯特利也不守。於是希伯來人聲威愈振，遠近皆驚；有基逼（Gibeon）人懼如耶利哥人與艾人一樣滅亡，和基非拉（Chephirah），比錄（Beeroth），基列耶琳（Kiriath-Jearim）等屬地，詐稱遠方居民，特來與希伯來人訂立和約，約書亞受其愚，竟與之盟，事過三日，始悉其詐，惟以盟約在前許其飯附，於是此自迦南西部入高原諸要道的大關鍵，卽和平的落希伯來人手中，基逼爲希未人的都邑，與耶路撒冷相距不過二十里，他們既已飯附希伯來人，耶路撒冷當然感覺很大的威脅，其王鑒於耶利哥與艾城失敗，未免因爲城單勢薄，他故遣使四出，陳說利害，與希伯崙，耶末（Jarmuth），拉吉（Lachish），伊磯倫（Eglon）等四王國，組織五國聯盟軍，來向基逼問罪，基逼差人求援於約書亞；約書亞就提勁旅自其大本營吉甲（Gilgal）終夜趕至，出敵不意施以猛烈的攻擊，敵

皆望風披靡，四散亂竄，逃至伯和崙 (Beth Horon) 坡，又遇重大寇災，以此死者甚衆，五王被擒，基遍之圍得解。約書亞於此趁勢攻佔迦南南部，如瑪基大 (Makedah)，立拿 (Libnah)，拉吉，伊磯倫，希伯崙，底壁 (Debir) 等王國城鎮皆收爲己有；又自極南加低斯巴尼亞轉戰於迦薩 (Gaza)，歌珊 (Goshon) 等地，直到基遍，始回其大本營。那時迦南北部諸王，莫不慄慄危懼，由夏瑛 (Hazor) 王耶賓 第一 (Jabin) 爲發起人，中部、北部諸王，如瑪頓 (Madon)，仲崙 (Shimron)，押煞 (Achshaph)，亞拉巴 與多珥 (Dor) 等王國，以及東方和西方各種迦南民族，大聯合以圖一逞；他們不但人多勢大，兼有著名的馬隊和車兵隊，爲希伯來軍中所無，約書亞安排一大刀隊專砍馬腳，一放火隊專焚車輛，致使聯軍受困，夏瑛 被燬爲平地，北部全地遂皈希伯來人掌握。至是經過大小數十戰，殺戮王者三十一人，費時約四五年；這次戰役，有耶路撒冷的亞摩利 王的遺書六通，向埃及 及法老 阿梅俄 非第四似曾有所陳述。(註八) 約書亞每逢攻佔一城，卽將其城市民不論男女大小屠戮淨盡，爲其民族免除後患；這種行爲不免殘酷，卻是歷來亡人國者所常採用的積極行爲，尤其古代爲然，似不當以此獨責約書亞，其間惟基遍 人得保全生命，降爲希伯來人炊汲的奴僕而已。

約書亞所得地，從利巴嫩 (Lebanon) 平原的巴力迦得 (Baal-Gad) 直到上西珥 (Sier) 的哈拉山 (Mount Halak)；照帕勒司聽全境說，尙未攻取之城很多，內括非利士平原、西頓沿海一帶，由米亞拉 (Mearah) 向北至利巴嫩的亞弗 (Aphak) 及赫族 (Hittite) 全地以南的亞摩利界；又利巴嫩南部即自迦巴勒 (Gabal) 與在西的哈馬 (Homath) 口至黑門山西北坡的巴力迦得等地。因為約書亞見希伯來人連年征戰不休，未免勞倦，而所得地在政治與軍事上皆須佈置，再事準備，休養精銳，纔可繼續前進，乃將其地按着支派分給各人；未得地也為他們一一分定，在民族前途懸一進取目標，使各支派趨向這目標而努力；至大衛 (David 1040-971 B. C.) 所羅門 (Solomon 933 B. C.) 朝，始將全地佔領，達其理想境界。

考迦南原住有基尼人 (Kenite)、基尼洗人 (Kenizite)、甲摩尼人 (Kadmonites)、赫人、比利洗人 (Perixites)、利乏音人 (Rephainites)、亞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 (Girgashite) 與耶布斯人 (Jebusite) 等民族，這些民族在古代都很強大，其間尤以赫人、利乏音人與亞摩利人最馳名；他們身體魁梧，力氣雄壯，為他族人所不及。我們由巴比倫與埃及等古文明大國的國際關係中，得知

亞摩利人於公元前二千年爲西部亞細亞一最有勢力的民族，以致巴比倫人目敘利亞與帕勒司聽一帶爲亞摩利人之地；前此他們並在巴比倫北方組織過亞摩利王朝，那著名的罕母拉比，卽屬此朝之王。同時赫人崛起，佔據敘利亞與帕勒司聽一些地域，直至埃及及北疆，他們屢與埃及及爭戰，互數百年之久。只是古代這些強大的民族而今何在？他們都早滅亡了！他們滅亡，並非沒有文化；我們藉考古學（Archaeology）的幫助，曉得帕勒司聽未被希伯來人攻佔以前，那些民族在工藝建築與軍器上已很精進，可與埃及及巴比倫並稱；那時希伯來人不能克服迦南，實也以其堅甲利兵，城高壘固爲阻。只是這種文化但能助其民族強盛於一時，究不能保其永遠生存而不滅；因爲他們一味蠻幹，有強權無公理，向武力不道德，以生命爲兒戲，視淫慾爲縱樂，其不皈於滅亡者幾希？這不但有古代許多民族滅亡的歷史可舉，卽研究古生物學，其間也不乏例證；那些強大的禽獸類，豈不都已變成化石，徒供我們發掘考究麼？故知宇宙間的生存公例，自衛的能力絕不可少，道德尤屬至要；因爲一個民族若沒有道德而僅有武力，則此武力不用來自衛，反常用以自殺。那些迦南居民先後見敗於希伯來人，與其說是武力失敗，毋寧說道德失敗之爲當，希伯來記載中說他們正因認定他們

有此弱點而進攻；原來迦南各民族間武力不爲不強大，有好多軍器，非希伯來人所備，惟以他們究屬不能同德同心，終被此有主義的新興民族所滅亡，何勝可嘆！

這些民族本非完全迦南土著，多屬外來移民，今名帕勒司聽，原文是由非利士（*Philistia*）音轉成，卽移民意；那些土著民族曾經他們滅亡，當日希伯來人以他們所施於其土著民族者轉以施於他們。在希伯來人未進佔其地之先，他們只要有得幾個城市，就割據稱雄，從未造成統一局面，於此不上九萬方里之地，竟有王國數十，以此每每無力抵禦外侮，常爲東（巴比倫）西（埃及）兩古文明大國角逐之場，滌屬之邦；最先臣服巴比倫，是以其地通行一種變相的巴比倫語，至公元前十五紀尙於公牘中使用，爲巴比倫以武力與文化侵略該地的證據，繼又受埃及保護，約在公元前十五紀末退出，而希伯來人繼其後。

註一 「希伯來人」從廣義言，泛指一切亞伯拉罕子孫；從狹義言，專指以色列人，卽今猶太人；在習慣上，此名詞多從狹義解釋。

註二 「法老」原意爲華宮，用以比喻政府，繼則爲埃及及王的專稱。

註三 「亞筆」原意爲多穗，係猶太聖曆正月，卽當陽曆四月，在月的十四晚舉行逾越節，宰羊而食，塗血於門，以紀念其在埃

及得救；期內各家須有七日清除有酵之物，是以又名除酵節。

註四 迦南人也有廣狹二義，廣義指一切住迦南境的居民，狹義僅指住海濱與山谷間的迦南後裔。

註五 歷代志上七章二十一節至二十三節。

註六 摩洛爲亞捫人的國神，理番爲敘利亞人的土星神名。

註七 罕母拉比爲公元前二十世紀的巴比倫王，於其在位的第四十三年立一法碑於巴比倫東都神廟；約於十二世紀，以

欄王掠去，置於蘇撒（Susa），今已出土。

註八 遺書存於特亞瑪拿版籍（Tell-el-Amarna Tablets），爲埃及第十八朝阿梅鐵非第三第四的檔案；該版籍計三百

五十方，分存於英國柏林與開羅三博物院。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百科  
小叢書

希伯來的民族英雄摩西一冊

(9243.1)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袁 定 安

主 編 兼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上 海 河 南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及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顧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第一六一號審查

三三三上

